

外国文学名著
导读丛书

谢天振 主编

圣母院的钟声

雨果作品导读

陆楼法 刘敖明 张彤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565.44

Y81a3

外国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圣母院的钟声
雨果作品导读

陆楼法 刘敖明 张 彤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母院的钟声:雨果作品导读/(法)雨果著;陆楼法等编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8

(外国文学名著导读丛书/谢天振主编)

ISBN 7-5062-3902-7

I. 圣… II. ①雨… ②陆… III. 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327 号

前 言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伟大的文学宗师，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一面鲜艳的旗帜。雨果毕生所奉献的卷帙浩繁、气势磅礴的传世巨著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那瑰丽多姿的恢宏诗章也成了千古绝唱。1985年雨果逝世百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庄严隆重的仪式，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缅怀雨果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雨果不仅是大文豪、诗圣，也是一位为自由、平等、博爱，为人类尊严而奋斗不懈的和平战士。

雨果辉煌的一生及其留给人类的无价的精神财富与法兰西民族灿烂的历史紧密相连。18世纪末期，在这块曾经诞生过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法兰西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震撼世界的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雨果勇敢地站在历史巨变的十字路口，抉择了自己的道路，应承了历史演变的规律。法国革命的历史、动荡不定的社会、伟大的民族孕育了雨果，教育了雨果，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始终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身先士卒站在斗争最前列。这一切都是雨果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雨果满腔热情地讴歌人民群众的斗争，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和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因为他的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深深扎根于社会和民众，流芳百世。

法国文艺评论家克洛德·鲁瓦在《雨果作品见证录》序中

指出，雨果本人及其作品“凝重粗壮，牢牢有根，像某种自然奇观，像高峰，像森林，像龙卷风，或者像那些可以和自然奇观比一高低的人间奇观，如人类建造的大教堂、埃菲尔铁塔、方尖碑形纪念柱。”

1802年2月16日维克多·雨果出生于法国东部小城贝藏松。父亲是拿破仑麾下莱因军团的一名上尉，拥护革命，思想进步；母亲是生活在具有浓厚王党思想的旺岱省。两人门户不当，政见相左，观念背道而驰。雨果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童年更多受到的是具有保王意识的母亲的影响，在其成长的道路上不难看出进步与保守之间的斗争痕迹。

由于父亲常年出征，童年时代的雨果随着母亲长途跋涉流离颠簸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沿途的所见所闻、战争造成的创伤和灾难、民众的疾苦和贫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给童年的雨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思想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雨果在求学期间，就受到了教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从小就接触到了在当时看来思想过激的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的作品。雨果在学校里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尤其酷爱戏剧、绘画、诗歌及文艺创作。

雨果是一位孜孜耕耘的多产作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作，而且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他创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等优秀长篇小说都以冷静严肃的思考分析社会矛盾，对社会丑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对受压迫的劳动群众无限同情。他的作品情节生动，感情澎湃，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无价之宝。

• II •

1831年雨果发表了旷世不朽的巨著《巴黎圣母院》。这部长篇小说以15世纪的法国为背景。作者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塑造了孚罗洛和卡西莫多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外形丑陋而心地善良，另一个道貌岸然而心如蛇蝎，在揭露中古教会的黑暗与罪恶时，宣扬了仁慈与爱情创造奇迹的人道主义思想。《巴黎圣母院》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有人把它誉为“莎士比亚式的作品”、“中世纪的史诗”……，各种赞誉铺天盖地。但是经过一场残酷的搏斗之后，美丑、善恶同归于尽，宿命论的思想倾向显而易见。雨果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在长篇小说的序言中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在宿命论的思想基础上写出的。”

雨果在四十年代中期就着手写一部反映穷苦生活的巨著《悲惨世界》（又译《苦难的人们》），当时由于1848年革命和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权，只好两度搁笔，最终于1862年发表。

《悲惨世界》分五部分，共四十八卷。通过浪·瓦浪、马吕斯、珂赛特等人物形象，《悲惨世界》广泛反映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民众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这些不幸人们的深厚同情，同时也集中表达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改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力图通过浪·瓦浪这个中心人物唤醒人们发扬仁慈博爱的精神，用道德感化来医治社会灾难。雨果在阐述创作《悲惨世界》的缘由时说：“既然人们可以希望，那么我希望摧毁人类的宿命观。我谴责奴役，我驱赶贫困，我教育无知，我医治疾苦，我照明黑夜，我痛恨仇恨，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悲惨世界》的缘由。在我的思想中，《悲惨世界》不是别的，而是一本以博爱为基础，以进

步为顶峰的书。”雨果为《悲惨世界》写了一篇序言，阐述了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他写道：“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三个问题——贫困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妇人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也就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悲惨世界》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股波澜也势不可挡地涌向整个欧洲，甚至涌向整个世界。一百多年过去了，《悲惨世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吸引着广大的读者，雨果以及他的辉煌巨著《悲惨世界》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历代传颂。

晚年的雨果虽已年迈，但他依然像青年时代一样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他的思想没有枯竭，他的笔依然日行千里。雨果于1865年完成了诗集《街头与标陈之歌》后，又于1866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海上劳工》（原名为《深渊》）。1869年雨果完成了在流亡国外期间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笑面人》（原名《奉国王之命》）。

1872年雨果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九三年》。雨果认为革命势力对封建复辟势力的反击是合情合理的，雨果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那时封建势力和国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他们的罪恶行径对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愚昧残忍的保王党人使多少共和党人尸横遍野，想起那一幕幕血肉模糊的场面，雨果就心碎欲裂。《九三年》既反映了雨果的革命立场，但也贯穿着雨果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写道：“在绝对正确的

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纵观雨果的一生，就犹如读一部 19 世纪法国通史，雨果辉煌的一生与法兰西民族灿烂的历史紧密相联。雨果的政治立场虽几经改变，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却始终如一，终其一生。雨果一生热爱人民，忠于人民。他深切同情广大劳苦大众，热情讴歌群众的伟大力量。他爱憎分明，扬善弃恶，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 世纪的欧洲，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着激烈的决战。当反革命战争的乌云笼罩欧洲上空，威胁人民的安宁时，雨果到处奔走呐喊，亲自主持世界和平大会，号召人民群众投入战斗，为保卫和平事业而英勇奋斗。雨果始终同情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蹂躏的殖民地人民的命运，他曾无情地揭发英、法帝国主义焚毁北京圆明园的滔天罪行，斥之为强盗行径，人类的耻辱。赞扬真善美，鞭挞黑暗、丑恶和残暴，这是雨果文艺创作的主调，也是雨果在人生道路上所遵循的准则。

维克多·雨果这颗辉煌的巨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他的光辉将使人类的未来熠熠生辉。他和他的恢宏巨著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历代传颂。

陆楼法

1996 年 9 月

巴黎圣母院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巴黎全体民众激动不已，因为这一天适逢主显节、丑人节两个隆重节日。更何况，两天之前，弗兰德尔御使们奉旨前来，为法国储君和弗兰德尔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

为欢庆节日，这一天按规定要在河滩放焰火，在勃腊格小教堂种植五月树，在司法官演出圣迹剧。一大早，巴黎的男男女女，按各自的喜好，从四面八方拥向三个指定的地点。

圣迹剧预定在正午十二点开演，为的是迁就御使大人们。早起等着看热闹的人们却已不耐烦了，嬉闹声、埋怨声、咒骂声此起彼伏。好不容易等来正午十二点的钟声，却依旧不见御使们的身影，刹那间，全场的焦躁化为了愤怒：“圣迹剧！让弗兰德尔人见鬼去吧！”为了平息民众的气愤，决定先上演寓意剧《圣处女玛丽亚的卓越裁决》。

正当民众高呼：“妙呀！妙呀！”之时，寓意剧的作者彼埃尔·格兰古瓦也混在人群中分享着这份喜悦，不过，他内心的高傲却也时时显现在脸上，仿佛自己成了高乃依。

正当民众为这出看不懂的寓意剧叫嚷起哄时，门官猛然宣布：“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于是，所有的脑袋转向另一座看台，所有的嘴巴重复着：“红衣主教！红衣主教！”

格兰古瓦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竭力挽救自己的开场诗。他先是提高嗓门恳求演员继续演下去，而且还鼓动周围的

群众要求继续演戏，无奈，红衣主教的莅临使一切徒劳无益。

不过，倒是有个卖袜子的科柏诺老信既不屑拜见主教大人，对圣迹剧也不感兴趣，他提出个新建议：“选丑人王，把脑袋钻进窟窿眼里，做个怪相，谁最丑，谁当选！”

这一建议得到民众的欢迎，不一会儿，一切准备就绪了。大理石桌子对面的那座小教堂被选定为表演怪相的场所。圆窗被打碎了玻璃，竞选的人，无论男女，都从石头框框里伸出头来做怪相。

正当格兰古瓦为观众的流失而尴尬时，先前的观众却已找到了新的狂欢方式。“你看那张脸呀！”“嚯，天杀的！”“你瞧那个牛头，只差长角哩。”

但观众似乎仍不满足，只有当丑人王选出来时，四面八方才一片狂叫：“妙呀！妙呀！”上天赐福的丑人王被抬了出来，人们惊讶、赞叹：怪相竟然就是他的本来面目！再看丑人王：棕红色头发耷拉着，耸着的大驼背和前面的鸡胸成了怪诞的平衡。下肢扭曲，宽大的脚，巨人的手。

“卡西莫多，打钟人！圣母院的驼子！”

“孕妇可得当心！”

“真是魔鬼！”

男人们大得其乐，卡西莫多则听任人家赞美。不一会儿，丑人头戴纸做的冠冕，身披长袍，坐在担架上，被人抬着兜风去了。

当丑人王先在司法宫各走廊转完一圈，离开大厅时，剩下诗人格兰古瓦岿然不动地守护着自己的剧本和最后的几个观众。

不料，窗口上又有人高喊：“爱斯美腊达！爱斯美腊达在广

场上!”

于是大厅里所有的人冲到窗口，异口同声地念叨着：“爱斯美腊达!”

只剩下格兰古瓦伤心地合起双手：“天哪！这到底是个什么字呢？一定是古埃及咒语!”

无处可去的格兰古瓦，在夜幕降临之后，只能投入狂欢节的中心，到河滩广场去了。当他到达河滩广场时，早已冻僵。远远看见河滩广场中央焰火正燃烧得很旺，自然急急赶去。

他走近一看，才发现围观者并非都被柴火燃烧的美景所吸引，群众围着火，中间的空地上，有个姑娘在跳舞。她个儿不高，亭亭玉立，一定是安达卢西亚姑娘。纤纤秀足被俏丽的鞋子包裹着，自如地舞着，转着。滚圆洁白的双臂高举过头，转动中透出妩媚。正如我们的诗人内心中所赞叹的“好一个女神!”

恰好这时，女神的一根发辫散了，插着的黄铜簪子滚到地上，原来是个吉卜赛姑娘!

在观看吉卜赛女郎跳舞的人群中，有一个男人更为出神。他严峻、沉着、阴郁，至多三十五岁，可已经秃顶。别人欢笑，他却越来越阴沉，但始终目不转睛，偶尔微笑，偶尔叹息，微笑却比叹息更痛苦。

“佳利!”姑娘气喘吁吁地停下，唤出一只雪白、机灵的小山羊。姑娘坐下，将手鼓递到山羊面前，问道：“佳利，几月份?”山羊抬起金色的小足，在鼓上敲了一下，果真是一月份。群众鼓起掌来。又问：“几点了?”佳利敲了七下，正好，大时钟打了七点。

观众惊叹不已。“这里有巫术!”不祥的声音发自那个秃顶男人。姑娘打了个寒战，好在掌声淹没了那阴森的声音。在佳

利模仿了本区中众人熟悉的一些人士之后，姑娘开始托着手鼓收集观众的赏赐。忽然，她走到格兰古瓦面前。他冒冒失失地把手伸进衣兜，这才发现自己一贫如洗，可美丽的姑娘依然站在那里，瞅着他，等着他。诗人直冒冷汗。

幸亏一个从最黑暗角落里发出的声音为他解了围：“你还不滚开，埃及蚂蚱？”这一次不是秃子喊的，而是一个女人。姑娘显然被吓坏了。众人却乱哄哄大笑：“是罗朗塔楼的隐修女。”

这隐修女似乎不甘示弱。吉卜赛女郎唱起歌来了。歌声和她的舞姿同样的纯净、空渺。最粗犷，也最柔情，最纯真，也最高傲，变幻莫测，诗人倾听着，好几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忘却了痛苦。不料，隐修女又来打断：“还不住口，你这地狱里的知了！”可怜的“知了”戛然住嘴。

不过，恰好路过的丑人王游行队伍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

游行队伍中已混入了人数可观的法国各类江湖乞丐们。这些吉卜赛人称自己的王国为埃及，自封为公爵、伯爵，他们四人一排，或缺胳膊少腿，或疯癫对眼。他们身后是卖艺人的世界——伽利略帝国的好汉们，奏起各自独特的音乐，拥戴着新丑人王卡西莫多。

再说卡西莫多，从司法宫到河滩广场，自尊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幸福到了极点。正当丑人王飘飘然，得意洋洋时，人群中冲出一个人，一把夺去丑人手中的金杖——王者的标志。

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不是别人，正是那秃子，却穿着教士的衣服，原来是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卡西莫多一跃而至教士面前，跪下，合起双手，看着副主教扯去他的冠冕，折断他的

金杖，撕碎他的王袍。两人并不说话，用手势和动作交谈。终于，副主教粗暴地摇晃着丑人的双肩，示意他起来，跟着走。于是丑人起来，走在副主教前面。方才拥戴他的人们此刻要捍卫被赶下“王位”的君主，不料遭到丑人的怒目相视。谁也不敢再冒险了。

市民们纷纷回家，无处混饭吃的格兰古瓦忽然萌发出盯梢吉卜赛女郎的念头。只见姑娘牵着山羊进了厨刀厂街，他也跟着走进去，心想：“她总得住在什么地方，而吉卜赛女子向来好心肠……”

就这样，格兰古瓦跟着美丽的少女和矫捷的小山羊，在迷宫似的小街里穿来过去。显然，他已引起姑娘的注意了，她多次忐忑不安地掉头看他，于是，诗人放慢脚步，和她保持一段距离。然而，她拐过一个街角，甩开了诗人。可诗人却听见她尖叫一声。

格兰古瓦赶紧跑上去。拐角处圣处女像下有一个铁笼子，里面燃烧着油捻。借着光亮，他看见有两个男人正搂着吉卜赛女郎，堵住她的嘴。而姑娘则拼命挣扎，小山羊也吓得咩咩直叫。

格兰古瓦大喊一声：“救人啊，巡防队员们！”他勇敢地冲上去。抱住姑娘的那两个男人中有一人刚好回头，原来是丑人卡西莫多那张怪脸。格兰古瓦中止了行动，丑人趁机反手一击，将他打出四步之远，摔倒在地。丑人托起吉卜赛女郎风也似地跑了。另一男人则紧紧相随。

“救命啊！救命啊！”黑夜里传来不幸姑娘的阵阵呼叫。

“站住，混蛋！把那个臭娘儿们给我放下来！”忽听一声雷鸣般的怒吼，一个骑士从邻街猛地冲出来。

原来是御前侍卫弓手队长，他正奉命检查夜禁，全副武装，手执大剑。卡西莫多给吓懵了。骑士把姑娘从他怀里夺过来，横放在马鞍上。等丑人反应过来，想上前夺回时，自己已被围住、捆牢了。他吼叫着，却不知自己的伙伴早已溜走。

女郎翩翩然坐起身来，两手勾住军官的双肩，双目凝视。她的声音也越发甜美了：“军官先生，您尊姓大名？”

“孚比斯·德·夏多佩队长，为您效劳，美人儿！”军官挺身答道。

“谢谢！”她说。趁着孚比斯捻捻小胡子的工夫，她箭也似地滑下马背，跑了。

格兰古瓦被摔得发昏，迷迷糊糊醒来，只觉冷，这才发现自己差不多全泡在阴沟里了，“他妈的驼子独眼巨人！”他也只得这样嘟囔几句。不料，又有痛苦向他袭来。一群孩子，不知从哪儿捡来草垫子，准备点燃当焰火看。他们刚好走到格兰古瓦跟前，顺手将垫子朝他身上一扔。格兰古瓦为避免遭水火夹攻，一跃而起，反将草垫子往孩子们身上扔去。流浪儿以为是什么鬼魂来了，慌忙四处散去。而格兰古瓦却未必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没头没脑跟着四处瞎跑，喘了口气之后，终于明白是孩子怕他。于是决定返身再去寻那草垫子，晚上可驱寒保暖。

不料，他迷路走进一条狭长的胡同。一路望去，有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匍匐着。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可怜的无腿人，用两只手在走路：“老爷，行行好吧！”诗人径自向前，却碰上第二个，既缺胳膊又缺腿。他想加快步伐，又被一个瞎子拦住了，他吓坏了，想跑，不料瞎子、跛子、没腿人也跟着跑。而且，他越往胡同深处跑，可怕人越多，终于三个乞丐，好像三把钳子，抓住

了他。“带去见皇上！带去见皇上！”所有的人不断地叫嚷。

格兰古瓦终于被带入了乞丐王国。地窖里烧着火，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醉汉。有假香客、强盗在念诵《圣经》，有小坏蛋在向老疯癫请教如何用肥皂片来口吐白沫，装羊痫风的妙计。有害水肿的正在“消肿”，到处只听见粗野的大笑和淫荡的歌声。

火旁放着一只大酒桶，桶上坐着一个乞丐，即是大王。“你叫什么名字，小子？我，克洛班·特鲁伊甫，屠纳的王，龙头大哥的传人，黑话王国的君主，现在审判你。正派的市民先生们，你们对待无赖汉的法律，无赖汉也用来对待你们。我要把你吊死，让无赖汉开开心。哦，看来你不愿意被吊死，那你愿不愿意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当然愿意。我叫彼埃尔·格兰古瓦，是诗人，上午那出寓意剧的作者。”

“光愿意不行。你得证明自己不是窝囊废，为此你得摸假人的钱包。”

格兰古瓦被带到假人的面前，那稻草人身上尽是大小铃铛。倘若诗人弄响了铃铛，那只有死路一条了。尽管诗人一再祈祷，铃铛还是响了。

黑话王国的臣民们把他放到小凳子上，克洛班过来，把绳子套上他的脖子，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再见吧，朋友！”格兰古瓦几乎喊出“饶命”，不料，大王止住了，想起了什么：“等等，我们有个规矩，要把一个男人吊死，总得先问问有没有女人要他。——伙计，要么你跟女无赖结婚，要么跟绞索结婚。”格兰古瓦吁了口气，却不敢奢望。

千呼万唤，走出来三个女人。第一个是个四方脸胖姑娘，第二个又老又黑，第三个还看得过去，可她们不是嫌他一文不

名，就是嫌他太瘦，要不就是顾虑重重，所以尽管格兰古瓦以目相求，也无人要他。

“伙计，该你倒霉！”克洛班说。“谁都不要？一——二——三！”转向绞刑架，点点头，摹仿拍卖场：“拍——……”

这时，黑话王国的臣民中响起了喊声：“爱斯美腊达！爱斯美腊达！”

正是那吉卜赛女郎。格兰古瓦无比激动，这咒语般的名字勾起了他这一天的种种回忆。

“你们要把这个人吊死？”姑娘端详了片刻问道。

“是呀。除非你要他做丈夫。”

“我要他了。”女郎回答道。

埃及公爵一声不响，拿来一只瓦罐。吉卜赛姑娘将它递给格兰古瓦，对他说，你把它摔到地上！瓦罐摔成了四瓣。“兄弟，”埃及公爵说着，两手放在他俩的额头上，“她是你的妻子；妹子，他是你的丈夫。婚期四年，行了！”

糊里糊涂地，格兰古瓦便成了别人的丈夫。“这就是爱斯美腊达！天堂的生灵！反正，我成了她的丈夫！”坐在姑娘房间小桌前的格兰古瓦不禁飘飘然起来了。他走到姑娘身旁，想献一番殷勤。

“你想干什么？”姑娘被他满眼的欲望吓坏了。

“难道你不属于我，我不属于你吗？”诗人干脆将她拦腰抱住。姑娘的短衫在他手里滑过，自己向后一蹦，跳到房间另一端，再站直身时，手里已握了一把匕首。

“难道我必须看着你被吊死吗？”

“那么，你不要我做情人吗？”

“不要。”

“你知道，怎样叫做爱情？”

“啊，爱情？”女郎说着，眼睛发亮。“那既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融合为一个天使。那就是天堂！”

格兰古瓦又追问下去：“那必须是怎样的男人你才乐意呢？”“他必须头戴头盔，手执利剑，靴跟上马刺金光灿烂。我只能爱一个能保护我的男人。”

格兰古瓦脸红了。显然，姑娘指的是两个钟头前她被劫的事情。想到此，诗人问：“你是怎样逃脱卡西莫多的魔掌的呢？”

“可怕的驼子！”姑娘打了个寒战。并不正面回答诗人，只低头抚弄山羊，“它是我妹妹。”

“我叫彼埃尔·格兰古瓦，六岁成了孤儿，自愿当了诗人。你呢，‘爱斯美腊达’是什么意思？是法国人吗？”

“我不知道父母是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法国人。他们这样叫我，大约是因为这个。”说着，姑娘从胸襟里掏出一个裹着绿绸的荷包，里面有颗仿翡翠玻璃大绿珠子。格兰古瓦刚想伸手触摸一下，她往后一退说：“别碰！这是护身符，你会损坏它的法力的，再不，就是你被它的法力蛊住。”

收起护身符，她不再答理诗人的问话。突然，轻轻地念叨着：“孚比斯，这是什么意思？”

“是拉丁词，‘太阳’的意思。这是一个很英俊的射手，一个神的名字。”

“太阳！神！”姑娘出神地重复着。这时，恰好她的一只手镯脱落，掉在地上，格兰古瓦弯腰去捡。等他抬起身来，姑娘和山羊都不见了。邻室的房门也咔嚓一声反锁上了。

“摔罐成亲，真遗憾！原以为还颇为有趣呢！”格兰古瓦只能面对他原来并未期待的现实了。